

## 河东风物

王慧

王恽，字仲谋，号秋涧，汲郡（今河南卫辉）人，他生于金末元初的动荡之年，以“才思敏捷，文辞雅贍”名世。王恽历任御史、翰林学士等职，曾参与编修《世祖实录》。其《秋涧先生大全文集》收录诗、文、词数千篇，被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赞为“议论醇正，引据典确”。这位遍历北方多地的文人官员，在至元年间为永济写下数十篇诗文，既记录了古蒲州的山河风貌，也留下了他宦游生涯的履痕。

王恽与永济的交集主要集中在至元九年（1272年）至至元十五年（1278年）间。至元九年，他以“御史里行”之职赴任晋府（元代山西行政机构），而蒲州作为晋府属郡，成为他“乘驷检劾稽缓”的辖区之一。按元代制度，判官需每季度乘驷马巡查属郡公务，永济的山河胜景自此走入他的视野。至元十年（1273年）秋，蒲人师岩卿携《蒲中十咏》登门求诗，他于次年正月完成十首题咏。至元十一年（1274年）冬，他“奉堂移，偕来伴按事此州”，公务之余登临鹤雀楼故基，写下《登鹤雀楼记》；同年十二月，他游历永济夏阳村东历山圣人岭下的舜峪，作《舜泉》一诗。至元十五年夏，他因“检括民田浚沟”取道虞乡，因病小休期间游览王官谷，写下《游王官谷记》。其间，他还游历了栖岩寺、普救寺等古迹，留下多篇记游诗作。

在王恽看来，永济既有“河山全晋鄙”的雄奇，又有“土俗半秦风”的厚重，他对这片土地的描绘，像一幅立体画卷，涵盖了古蒲州的山水胜景、古迹遗存和民俗风情。

鹤雀楼无疑是王恽写永济诗文的核心意象之一。这座因王之涣诗句声名远播的古楼，在元代已圯毁，王恽登临时，所见唯有“故基”而已。他并未局限于惋惜，而是将视野投向更广阔的山河，“俯洪河，面太华，揖首阳”。他追忆儿时听闻鹤雀楼“雄天下”的向往，感念读唐贤诗篇时“整翻凌云”的遐想，再对照眼前“杰观委地，昔人已非”的实景，自然而然地生出“咏《采薇》之歌，有怀舜德；起临河之叹，而思禹功”的怀古之情。这种由景及史的联想，让残基之上的登临，多了几分跨越时空的厚重，也让山河之美超越了物象本身，成为承载历史记忆的载体。

如果说王恽写鹤雀楼的诗文是“宏大叙事”，那么他写王官谷的作品便是“幽微抒怀”。王官谷因唐代诗人司空图在此隐居而闻名。王恽游谷时，恰逢“暑雨向霁”，谷中景致清新生动，“垂条灌木，盘石美荫，草香而土肥”“瀑布下泻如仙人解佩”“贻溪喷薄注幽涧”。他敏锐地捕捉到山水相依的妙处，写下“山非水，则石悴而云枯；水非山，则势爽而气泊”的感悟。更让他动容的，是王官谷所蕴含的人文气节。在司空图的遗像前，他“敛衽荐茗”，翻阅《一鸣集》，仿佛看见先贤的身影。深夜留

## 元代文学家王恽笔下的蒲州山河

宿谷中，“月出山豁，万籁沈寂，凉露洗空”，溪水声如“远鼓雍雍”，这种与自然相融的静谧，让他生出“思考槃之乐，安得黄金买堪乘之鹤，追仙游于寥廓”的遐想，既表达出对司空图隐居之志的向往，也流露了他在宦海奔波中对精神栖居的渴求。

除了标志性的楼与谷，王恽的诗文还遍及永济的各处古迹。万固寺“中条郁苍苍，首尾固雄大”；普救寺“重帘不隔西厢月，一点香来是袜尘”；关于栖岩寺的八首绝句，从“上尽云间十二盘”的山路崎岖，到“钟声出谷尚依依”的晚归静谧，则细腻记录了山寺的景致与氛围。舜泉、舜井、夷齐墓等与上古先贤相关的遗迹，更成为王恽抒发感慨的特定物象。在舜泉，他听闻虞舜耕田泣罪的传说，感念“彼苍彰圣诚”的古训，联想到“风俗日沦丧”的现实，写下“作诗聊自傲”的心声；在夷齐墓，他赞颂伯夷、叔齐“叩马死成仁”的气节，以“落日悲歌壮，东风紫蕨春”的诗句，为两位先贤的忠义写照。

王恽所写的永济诗文，并非孤立的“山水记游”，而是彰显着元代文人的精神特质。一是这些诗文是王恽的“公余之笔”，“因公得游”的创作背景，使他的文字兼具“官员的理性”与“文人的感性”。作为官员，他关注蒲州的“邮传”“民田”等政务；作为文人，他则沉醉于“中条如画”“凉露洗空”的景致。这种双重性，正是元初士大夫的典型状态——他们既是王朝的行政执行者，亦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，在公务与闲情的缝隙中，完成对山河与人文的观照。二是王恽曾有编修《世祖实录》的经历，这让他习惯以“史眼”观物。不难看出，这些诗文始终贯穿着“古今对话”的线索，可谓是“以史入文”。王恽笔下的永济，是虞舜故地，是唐贤栖隐处，是元臣宦游所。这种古今的叠印，让他的作品拥有了超越时空的厚重感，至今读来仍觉隽永。三是与唐代文人“登高壮歌”的豪迈不同，王恽所写的永济诗文，带着元代文人特有的“清寂淡远”。他写鹤雀楼的残基，不叹“楼毁”之悲，而赏“河山之伟不殊往古”之静；写王官谷的深夜，不写“林壑阴森”之怖，而写“月出山豁，万籁沈寂”之幽，即便是应和《蒲中十咏》的诗作，也多是“中条如画色苍苍，雨过晴岚带夕光”的淡笔，少了浓墨重彩的雕琢。

经历了宋金易代的动荡，元代文人不再追求“兼济天下”的激昂，转而在山河林泉中寻找“独善其身”的安宁。王恽笔下的永济山河是永济（古蒲州）元代风貌的“活档案”，鹤雀楼的圯毁时间、王官谷的元代遗存、蒲州的民俗与地理，都因他的记录而具体可感。王恽在《游王官谷记》中写：“山藉以润，人仰以清，物滋以荣”，永济的山水滋养了王恽的文思，而王恽的文字，也让这方山河的文脉，多了一份沉静而厚重的元韵。

## 文化动态

## 永济籍学者雷建德三亚开讲《西厢记》

运城晚报讯（记者 王捷）1月18日上午，著名《西厢记》研究、再创作、国内外传播学者、永济普救寺文化顾问雷建德，受三亚田缘读书会之邀，在三亚君和君泰大讲堂，进行题为《〈西厢记〉来龙去脉》的专题讲座，引领观众穿越千年，重新品鉴这部“天下夺魁”的爱情史诗的独特魅力。

讲座伊始，雷建德以“天下寺庙不谈情，唯有山西普救寺”的佳句破题，表示《西厢记》不仅是一部古典爱情文学作品，更是承载着中华民族爱情观、婚姻观与家庭观的文化符号，其“愿普天下有情人成了眷属”的主题，至今仍闪耀着人文主义的光辉。

雷建德系统梳理了《西厢记》的文本流变：从唐代元稹三千字的《莺莺传》（约802年~804年），到金代董解元五万字的《西厢记诸宫调》（约12世纪末），再到元代王实甫最终定型的五本二十一折杂剧（约1295年~1307年）。同时，他展示了数十年来在国内外搜集的“王西厢手书真迹”等258幅珍贵资料与实物图片，包括明清刻本、名家评注本、剪纸、木雕、瓷器等艺术品及戏曲剧种《西厢记》改编版本，以丰富的藏品图像，勾勒出一幅《西厢记》广泛传播与深远影响的生动长卷。

面对当代社会婚恋观的变化，雷建德认为，在此背景下，重新发掘与弘扬以《西厢记》为代表的中华优秀爱情文化具有现实意义。

“西厢文化归根结底是一种‘责任+’文化，”雷建德说，“它倡导的不仅是自由恋爱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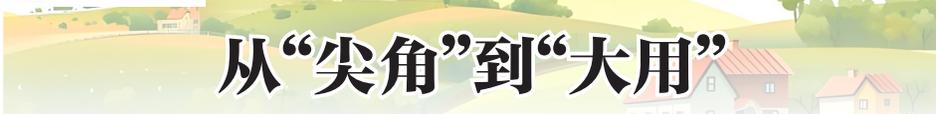


▲讲座海报

更是忠贞不渝、责任担当的爱情观。这种观念对于稳定家庭、和谐社会、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基础作用。”为此，他提议，在传承社会“五个传统文化”、推介“六个文化品牌”的基础上，应将“西厢爱情文化”列为重要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性挖掘与弘扬，培育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代爱情观。

讲座最后，雷建德呼吁大家增强文化自信与文化自信，尽心尽力提升中华爱情文化的国内外影响力。“《西厢记》是我们民族自己的爱情品牌代表作，”他说，“在经济发展的同时，我们更要加强文化复兴，让这样的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时代光彩。”

## 文化茶座



## 从“尖角”到“大用”

□张建群

同学A的母亲仙逝，几位友人相约，同去吊唁。A家离市区不近，一个半小时的车程。A家的村名更有意思，叫个大用村。这样的村名并不多见，到达之后禁不住讨教了一二。A说，从地理位置上讲，村子是后土祠附近庙前大村的一个尖角，一直以来，人们就叫它尖角村。这样的名字准确是准确，但实在是不够雅致。村里也有几位人物，居官多年的，演艺界有名的，经商有成就的……大家郑重相商，终于决定，把尖角二字上边的小和刀去掉，只留下大用，因而尖角村便变身大用村，竟然叫成了，而且地图上、导航上，都写的是大用两字。

去大用村那天，冬阳正好，照得乡间大地一片和暖。大用村属万荣县荣河镇，那里的人们多在外经商，个个家底不俗。进得大用村，只见阳光下一排亮闪闪的车辆。再看村中房屋，齐整整的二层小楼，方方正正，气势不凡。巷道路面平整，宽窄适当，巷口搭着舞台，正在演出怀念类的节目。A家门前，鲜花、挽幛整齐而不张扬，肃穆而不沉重。进得院去，白纱悬挂，挽联工整，文化气息很浓。本是乡村间一桩平常事宜，但是布置得颇有条理，从我们进门行礼，到出门送别，均有专人周到招呼，让我们一行对大用村刮目相看。

万荣之于运城十三县（市、区），是一个特殊的存在。这里虽然黄土层奇厚，但近代缺水，人们生活相对苦焦。苦则思变，近年来，在好政策的引领下，这里的人，尤其是西半县荣河镇一代的人外出经营防水材料，能吃苦，头脑又灵活，一个个赚得盆满钵满，富裕生活令人艳羡。大用村的村貌便可见一斑。尤其是村名从尖角改成了大用，更显得气魄非凡。

这村名有文化，古语云，“无用之用，方为大用”。这大用有自谦之意，意为原来是尖角，本无用之用。“无用之用，方为大用”，从逻辑上来讲，非常合理。这村名有气魄，虽然出自无用之用，但毕竟占了个大字，若是没有相当的底气，岂能称起大字。想来必是村中的文化人思考已久，从村里的成就、志向、追求上讲，大家有担当大任，成大用的情操。这村名气象好，大用，自带着一份信心和勇气，一种非我莫属、舍我其谁的担当。这村名还自带幽默，从尖角缩减成大用，去了小，去了刀，想想吧，你能不会心一笑？

A告诉我，村里的官名叫大用了，小名尖角也偶尔用之。比如，尖角原属庙前村。庙前村，顾名思义，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后土祠紧邻，村民们可以免费进祠。不过，改成了大用村后，后土祠的管理者们一时想不起这村在何方，常常因为买不买票要费些口舌。聪明的大用人智慧幽默，要去后土祠拜谒的时候，便用最地道的荣河话说：“我是尖角的。”对方一听便知是庙前村跟前那个尖角村的，立刻微笑放行。

从尖角到大用，是一种有趣的改变，也是一种有传承的递进，它首先是在文字上进行理性删减，令人叹服。这种改变折射着一个村庄的乐观向上、大气自信、追求幸福的心态。这种舍我其谁之勇、由小到大之智，让人不能不由衷赞叹，万荣人，尤其是万荣人中的荣河人，实在是精神可嘉，品质可贵。

那天在大用村，享用了主家专门请来的油炸糕高手的美食。冬天，品尝刚出锅的热油糕，可谓美不胜收。

好的村名，美的村貌，可口的美食，唤起了人们对乡村的热爱，对故土的留恋与追念，让人不由得感叹，黄河岸畔这个小村庄，确实是大有用处。